深耕运河文脉 解码技艺匠心

——《大运河区域传统技艺质量文化研究》评介

■ 王璐璐

大运河是贯通中国南北的千年水运廊道，既塑造了沿线的经济格局与城镇风貌，更孕育出体系庞大、特色鲜明的传统技艺文化体系，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当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面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不断深化，质量文化已成为解读传统技艺存续逻辑、破解当代传承困境的全新切入点。近日，聊城大学胡梦飞、董慧所著《大运河区域传统技艺质量文化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足运河全域空间场域，整合多学科研究视角，系统梳理运河各类传统技艺的质量特质、管控体系与传承脉络，跳出传统非遗研究的常规范式，构建起运河技艺质量文化的完整研究体系，为大运河非遗保护、匠艺文化传承与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全书共计34万字，共设九章。就内容架构与研究安排而言，全书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实现了宏观梳理与微观个案的有机统一。著作立足大运河全域地理空间与历史语境，明确界定运河区域传统技艺的生成背景与分布格局，结合运河区域传统技艺的资源禀赋与内涵特质，将其划分为传统烧造、传统木版年画制作、传统纺织、传统毛笔制作、传统雕塑镶嵌、传统医药生产、传统美食制作、传统锻造八大类技艺，覆盖沿线民生服务、手工生产、文创开发等多个领域，全面涵盖运河区域代表性传统技艺。全书以“质量文化”为核心主线逐层展开论述：首先溯源各类技艺的发展历程，梳理漕运商贸、城镇演进、市场竞争对技艺质量体系形成的驱动作用；其次聚焦工艺核心环节，细致拆解各类技艺的制作流程、原料甄选标准、工序管控规范与成品质量特性，还原古代匠人群体自发形成的质量把控体系；最后立足当代视角，直面运河传统技艺传承的现实困境，针对工业化冲击、标准化异化、文旅开发浅层化、匠人传承断层等问题，提出适配运河地域特色的质量文化传承、活化与创新发展策略，构建起“历史溯源—特质解构—现状剖析—路径建构”的完整研究闭环。全书史料扎实、案例翔实，既体现北方运河匠作厚重质朴的特质，又彰显江南运河工艺精巧雅致的审美取向，完整呈现了大运河技艺质量文化南北交融、多元共生的整体风貌。

该著作具备极高的学科交叉价值与现实学术价值，有效填补了现有研究的学术短板，为运河文化史、手工业史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提供了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参考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其一，完善了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体系维度。既往大运河研究多聚焦水利工程、漕运制度、城镇聚落、民俗信仰等领域，传统技艺研究也多局限于技艺流程记录、非遗名录整理与传承人个案介绍，鲜有学者聚焦“质量文化”展开系统性专项研究，导致运河技艺研究长期停留在表层现象梳理，缺乏对技艺存续内核的深度阐释。该著作将质量标准、管控体系、匠作伦理纳入运河文化研究体系，丰富了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阐释，完善了运河非遗研究的学术框架。

其二，弥补了传统技艺研究的视角缺陷。学界以往研究多侧重技艺技法、艺术审美、传承现状的表层分析，忽视了质量文化是传统技艺代代存续、市场存续、口碑传承的核心根基。该书将工艺技术、行业规制、市场信用、匠作伦理相结合，突破单一技艺研究的局限，从文化层面解读传统工艺高质量存续的底层逻辑，深化了对工匠精神与传统匠艺文化的学理认知。

其三，契合了时代发展的现实学术需求。当前非遗活化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核、重流量轻品质的问题，工业化、标准化体系与传统手工质量经验体系之间的冲突也较为突出。该著作通过梳理传统原生质量文化体系，为当代运河非遗标准化建设、技艺产业化升级、文旅深度融合、匠人培育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与实践参考，有效衔接了理论研究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现实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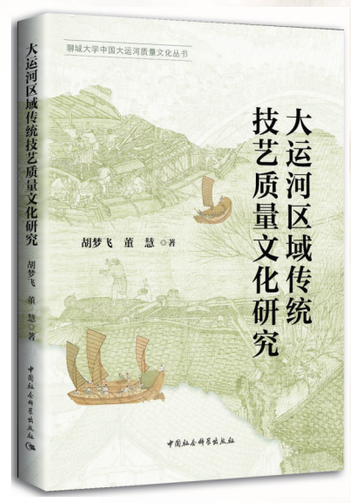
在研究创新层面，该著作视角新颖、方法多元、范式独特，展现出鲜明的开拓性价值。著作突破以往单一技艺研究的路径依赖，以“质量文化”为核心线索串联技术、制度、市场与伦理维度，构建起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将运河传统工艺研究从技艺本体的描述性阐释，推进至文化逻辑的深度解读层面，为传统工艺类非遗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该书首次将“质量文化”作为核心研究范式引入大运河传统技艺研究，打破了技艺研究“重技法、轻内核”的固有思维，创造性区分了传统技艺的工艺质量、制度质量与文化质量，构建了适配运河匠艺体系的质量文化分析框架，让抽象的工匠精神、匠艺口碑转化为可考证、可梳理、可传承的文化体系。

二是研究体系的创新。著作突破以往单点、单项技艺的碎片化研究模式，以大运河带状空间为整体，开展全域、分类、对比式研究，系统归纳八大类技艺的差异化质量特质与共性文化内核，厘清了漕运商贸驱动下运河技艺质量文化的传播、交融与演变规律，凸显了大运河文化“流动交融”的核心特质。

三是实践路径的创新。著作摒弃空泛的对策建议，立足运河技艺质量文化的原生特质，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本土化的传承活化路径，规避了非遗活化同质化、模板化的问题，为大运河区域传统技艺的保护性传承、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落地、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总体而言，《大运河区域传统技艺质量文化研究》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史料厚度与实践温度的开拓性学术著作。该书以全新的质量文化视角重构了大运河传统技艺的研究范式，填补了运河匠艺质量文化专项研究的空白，深化了大运河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内涵，同时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传统技艺活态传承、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对运河文化研究、非遗保护研究领域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学的时间与空间

■ 刘加民

徐则臣说：“所有的写作说到底都是地方性写作。”他还说：“童年是时间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是空间意义上的童年。”这些话，我深以为然。多年读书写作，我渐渐觉得，一个作家纵然走过千山万水，最后支撑他下笔的，往往还是那片熟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岁月。

所谓地方，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它是一条河冬天结不结冰，是集市上怎样讨价还价，是婚丧嫁娶的规矩，也是人们说到苦难时习惯性的沉默。地方进入文学，靠的不是几处风景、几句方言，而是作家曾在这里生活过、爱过、怨过，也被它成全过、限制过。

所以，老舍写北京，沈从文写湘西，鲁迅写绍兴，莫言写高密东北乡，写的固然是一方水土，却又不止于一方水土。正因为他们没有把地方写成浮光掠影的风情画，读者才能从一条胡同、一条河、一场戏、一顿家常饭里，看见普遍的人情与命运。文学的地方性，非但不妨碍它走向远方，反倒是它走向远方的根基。

当然，地方性不是狭隘性。如果抱着地方优越感，把故乡写成世外桃源，或者把民间习俗当成猎奇的摆设，地方便只剩一个空壳。真正的地方性写作，既能看见乡土的深情，也不回避它的局限；既懂得体恤其中的人，也能追问他们的生活何以如此。

作家同时又属于时代。故乡从来不是静止的。旧屋会拆，河道会改，乡音会淡，新一代人会带着新的欲望和困惑回来，也会离开。写故乡，若只写记忆里的样子，写得再美，也难免单薄。真正有力量的写作，是让时间进入地方，写出时代怎样改变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也怎样改变人们的亲情、伦理和尊严。所谓时代的文学，未必都要正面书写大事件；寻常人日子里那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常常更有文学的分量。

童年与故乡，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叠合在一起。写童年，并不是简单地退回过去，而是以今天的目光重新理解过去；写故乡，也不仅是追忆旧物，而是追问自己何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走得越远，越可能明白，故乡不只在身后，也在他的语言、性情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里。

文学的时代性，还发生在读者一边。作品一旦完成，便不再只属于作者。作者有自己的意图，读者却有各自的经历；作者交出一个世界，读者带着自己的人生走进去。同一部作品，少年时读到的也许是故事，中年时读到的是人情，晚年再读，看到的可能是命运。至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更会带着各自的问题走近它。曾经不被注意的人物，后来可能被重新理解；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情节，也可能受到追问。作品没有改一个字，意义却在阅读中慢慢生长。

《红楼梦》如此，《阿Q正传》如此，许多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作品都是如此。它们既属于产生的时代，又不被那个时代完全限定。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看见今天，但又不能把今天强加给它。好的阅读，是在理解历史处境的同时，发现它仍能照见我们的地方；不是让古人为我们作证，而是让我们在与前人的差异中，多认识自己一点。

由此看来，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作家的故乡，作品的生命却要在读者的时代里延续。地方使文学有了体温，时代使它不断产生回声。作家所能做的，是把脚下的土地写真，把自己经历的岁月写透；作品最终能走多远，则要靠一代又一代读者来接续。

只要还有人愿意重读，故乡就不会只是远去的地理，时代也不会只是翻过的日历。它们会在书页之间重新相逢，而文学也因此常读常新。

于日常细碎中，看见山河母爱

——评周智琛非虚构作品《直母山河》

■ 翠薇

写母亲、亲情，是文学里一个古老的话题，却总能常写常新。

《直母山河》中，作者周智琛通过个体记忆，把普通日常变成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篇章，兼具时代印记与个体情感，极易引发读者共鸣。文字自带镜头感，细致又有张力，流淌着亲情的力量。

这篇散文从生命的源头娓娓道来，满是浓醇亲情与鲜活的乡土气息。作者的父母，是相隔三十里路的两个村庄的年轻人，经媒妁之言成家，养育了三个孩子。这两个村庄之间山水相隔，早年荒凉偏僻，走两天才能到。

母亲未出嫁时，日日洗米落鼎，饲鸡喂鸭，收晾衣裳，因外婆家离不开人手，婚事一再耽搁。父母成家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家中大小事务，全靠母亲起早贪黑操持。

作者写的，都是一桩桩鸡毛蒜皮的小事。母亲从年轻姑娘，到嫁给父亲，到七十多岁，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她年轻时下地种田、四处劳作，日子时常捉襟见肘；帮人看管果园却拿不到工钱，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幸好善解人意的老师来家里，没有多问，又把孩子领回了学校。

为了省钱，母亲身上有病痛也默默忍着，不肯就医，最终积劳成疾。连医生都为之惊叹：腿坏到这种程度，她竟还能走路。作者用一个个细节，叙述母亲的日常忙碌。天天跟母亲住在一个屋檐下，孩子却常常要隔很久才能看见她的面容——母亲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做饭，把饭菜留在锅里，便出门干活，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带着一身泥土回家。她披星戴月劳作一整天，而上学归来的孩子早已进入梦乡。只有清晨早早醒来，才能撞见她的身影。

孩子们长大后，有能力为母亲治病了。母亲做完手术，心里满是愧意：“都怪我没听你们的话，连个节都过不好。”她嘴里念叨：“又花钱又拖累人，真不该去作穑！”看着孩子们来回奔波，她眼中满是不忍。从前忍着疼，硬扛着干活，就是为了少花钱，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孩子。母亲做完手术后，不遵医嘱，偷偷跑出去劳动，她不是不疼，她想的是一家人要吃饭。

父母很少与孩子沟通，也少有情感上的安慰，大人与孩子都是按部就班，做好分内之事。这些事情，只有孩子长大才懂，只有心思细腻的人才能体察。只有站在母亲的角度回望她一生做过的事情，才会被深深触动，写出饱含真情的文字。

母亲不懂“奉献”“热爱”这类词，她只知不停劳作，为这个家倾尽所有。所有苦累，都自己往身上揽，直来直往，直心直受。文中写道：“我阿妈是一个直母，生生把一个‘直’字刻进自己的命里。”“直母”是作者自创的词，鲜活道出母亲对家庭、对孩子毫无保留的付出。

“碾米那日，天还黑沉沉的。阿妈拖着伤腿，摸黑起身，一瘸一拐取麻袋，装谷、掂重、绑口，所有声响都压到最低。一切备妥了，才推门喊我起床。”虽然母亲没有多少热乎话，但是她对孩子的疼爱，藏在每一件小事里。

“说来惭愧，我们兄妹三人，竟无一人沿用闽南人家惯用的‘阿妈’或‘阿母’来称呼阿妈。我们自小用闽南话唤阿妈为‘美啊’。长大后问起缘由，阿妈只是平静地解释，伊本名‘叶秀美’，初到岐山时，厝边头尾都亲昵地唤伊‘美啊’。阿兄学语时听见，鹦鹉学舌，阿妈听了也不纠正，这个称呼就这么叫开了。等到我和阿妹相继出世，也跟着这么叫，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文中写到，几个孩子都直呼母亲的名字，这个细节令我触动。在我的家乡，直呼长辈姓名，本是失礼之举。而作者兄妹这样称呼母亲，没有生疏的隔阂，反倒格外亲近。

整篇文章记录着一个家庭的奋斗历程。孩子长大成人，有了稳定工作，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母亲树立起坚韧的榜样，加上孩子的努力，这个家从一贫如洗到安稳温馨，辛劳半生的父母终于不用再日日奔波。

母亲，是一个人的来处，也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起点。这世上，也许只有母亲，才会如此宽容大度、无私付出。想必，读过此文的人，都会被这份母爱温柔包裹。

作者是福建泉州人，文中有许多闽南方言，它们犹如开在草丛里的小花，明亮温和，系着血脉，连着故乡，拴着亲情。这位直来直去、扎根烟火的母亲，便是孩子仰望的山河。